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七十回 逞神通連黨統妖兵 賣風流柳煙服偽主

湖廣助陽地方，為荊襄之上游，春秋古麇國也。萬山環抱，面面起峻。其中巖穴幽奧，林菁叢密，周回千有餘里。又有間道，可走河南、陝西、四川諸處，謂之小蜀中。自元至正初年起，遞為妖人鄒、楊二姓所據，與中國絕不相屬。至明初，有劉鐵臂者，乘時倡亂，起兵於房陵之雁塞山，盡滅鄒、楊之黨，自稱小霸王。其弟劉通齊力尤強，曾隻手舉起南漳縣門首石獅子，人呼為劉千斤。率領羽黨出沒於荊襄地方。太祖曾遣大將鄧愈討之，弗克而還。後鐵臂死，千斤嗣立。納一奇女連氏，面如滿月，身如紅玉，兩道劍眉如刷漆，中間連著不分，儼然橫作一字，名曰連黨。伊父原是樵夫，與狐精交合而生的，因此傳授得老狐幾種妖術，兼精武藝，馬上慣使兩柄飛叉，信手擲去，百發百中，人又呼為連飛叉。千斤陽具偉勁，素性淫毒，婦人當之輒死。惟有連黨可以對壘，正是天生的一對魔道夫妻。生一子劉聰，甫十餘歲，善使兩條竹節鋼鞭，呼為鞭兒。又有族姪名劉長子，能挽勁弩，力透重鎧，綽號賽僕姑。其下有石歪膊、小王洪，亦能妖術。又有李鬍子、王彪、苗龍、苗虎等，悉係渭南劇盜，皆來歸附。千斤就想做大事業來，在大石廠豎立黃旗，招納四方豪傑。先後聞風至者，終南羽士尹天峰、西域異僧石龍和尚、咸陽大俠馮子龍，與汝南文士常通、常勝，淮南刀筆吏王靖、張石英等，咸謂劉姓是高、光後裔，請稱尊號。劉通遂大造宮闕，自立為天開大武皇帝，建國號曰漢，年號曰德勝。封李鬍子為東山大王，苗龍為西山大王，尹天峰為保國真人，石和尚為護國禪師，馮子龍為興國軍師，餘皆為將軍、尚書等官。又冊封連氏為天開大武后，劉聰曰雙鞭太子，劉長子為鎮殿大將軍。又有一位荊門孝廉先生。姓連名棟，是殉難御史連楹之兄，因燕王搜捕家屬，帶了姪兒連華，姪女珠娘，並已生一女蕊姑，潛匿在房縣景山之內。劉千斤訪知是名門舊族，就學三顧草廬故事，親自去逼他出來，拜為丞相。連氏又認作同宗，加封為國舅，遂聘其女蕊姑為鞭兒之妃，又過繼珠娘為義女，要招個好駙馬。珠娘自思父為殉國忠臣，不肯辱身，自經於室，為家人救活。連氏就不好強得，倒教導他姊妹們武藝藝術，竟成了兩員女將。因封珠娘曰東宮貞淑小姨少陰飛將名色。從此文武雲集，國富兵強，儼然與自大夜郎王無異。呂軍師素知這班妖黨利害，恐為燕國所用，所以先曾奏請帝師，遣位仙師去降他。當時月君見了疏章，隨與曼、鮑二師商議。曼師道：「何不遣柳煙兒去，兩片玉刀，殺得他們不動手了。」鮑師笑道：「雖是戲言，卻正是柳兒應發跡的時候。」月君心下了然，遂傳令呼柳兒入見，諭之曰：「鄖陽有個妖皇帝，久經立國稱號，我欲遣汝去降伏他，不可推辭。」柳煙稟道：「向者賤妾未學道術，如何能去？」月君道：「只用你身體，卻不用著道法，汝不記剎魔聖主之言乎？」曼師道：「汝去享榮華，受富貴，做個吳王宮裡醉西施，不強似在此守冷靜麼？」柳兒嚇得啞口無言，雙膝跪下，泣告道：「賤妾身負萬死之罪，蒙帝師垂憐，得留至於今日，久矣形同槁木，心如死灰。未知帝師何因，遽然棄妾。願即死於階前，不敢遵奉懿旨。」月君見他說得可憐，就回顧鮑師。鮑師道：「柳兒來，我與汝言。」附耳說了好些話，柳兒不得已，俯首無言。月君又諭：「大數如此，天亦不能強，而況人乎？」柳兒含淚叩謝而退。

有女秀才劉氏，向與柳煙同居，亦情願同行。又詣內宮奏請帝師。鮑師謂月君道：「女秀才原是富貴中人，教他們認作母女同去甚好。」月君即召二人至前諭曰：「天道有變遷，人生有聚散。我今在此現身說法，夙因二字，到底要完局。況且此去汝二人受享一國之福，若非自己所造，從何而來？說不得是孤家強汝的。」遂令女真捧出龍宮藕絲冰帕二幅，霧雀毳毯一方；鮫人須席一條，卷之不盈一掬。舒之可以盈丈。「汝二人可為衾褥。」又辟谷靈丹二粒，服之可數日不饑。「汝二人可當饜飧，便不須旅店歇宿也。」又各賜靈符襯衣一件，以辟魑魅魍魎、毒蛇猛獸之侵害。二人叩首受了。柳兒哭倒在地，鮑師道：「起來，我也有兩道符送與二位，藏在髮髻內，你看得見人，人看不見你。就先到他宮中看看光景，可留則留，如不可留，不妨仍舊回來的。」隨將符遞與二人。曼師道：「我有句話，你切莫到了興頭時候，便忘了故主，不想著此去何意，所幹何事。」柳兒連忙跪下道：「就幹得成，也不足仰報聖恩。」曼師笑道：「也罷。這就送你個快走路。」在袖中探出四道靈符，各給二紙，道：「你們紮在小腿子上，一日百里至千里，遲速任憑尊意，釐毫不費自己腳力的。」即令在殿上將此靈符安頓停當。可憐兩人足不由主，逕如飛出了宮門而去。

路上不能耽擱半刻，直到第二日午後，兩足方才下地。摸摸小腿上，靈符皆已沒有了。二人大駭說：「如今再要走怎處？」又摸摸髮髻內靈符，安然如故。女秀才道：「這個符不中用的，倒還在這裡怎麼？」柳煙兒道：「鮑仙師的符，那有沒用的理？」女秀才道：「又來了。我若作起隱身法來，我與你大家不看見了。現在我看得見你，你看得見我，隱什麼身呢？」柳兒沉吟一會，說：「如今天氣炎熱，這不是賣青陽扇舖子，我與你去取他兩柄，若是看見了，說買他的何妨呢？」兩人走向舖內，探手取時，那店主眼睜睜看著，更不則聲。方知道仙家妙用，與旁門之術不同。若是兩人隱了身子，彼此都看不見，還得行麼？柳煙兒走出街頭一望，指著北邊道：「這不是王家宮闕？想已到了這裡。那靈符是有鬼神的，取去繳令了。」兩人挽著手走近看時，正是五鳳樓大門，懸著個緬甸漆九龍盤繞的顏額，上有「天開宮闕」四個堆金大字。柳煙道：「如何呢？鮑仙師說先進宮去看看，可留則留。我們且去走遭，再作道理。」見有多少人把守重門，更無攔阻，竟直闖到正宮。宮門關著，適有個宮女開將出來，就一閃進去。看這座宮時，共是七間，那窗格楹柱上，都用赤金雕鏤著無數山水花草人物，燦爛輝煌，比濟南宮殿強似十倍。正中間掛著三頂珠簾，隱隱有人在內做陽台故事。兩人輕輕揭起簾兒，側身而入。不進猶可，卻見赤條條一個女人，週身雪白，肌膚內映出丹霞似的顏色，雖肥而不胖。頭上烏黑的細髮，十分香膩，挽著一堆盤雲肉髻，橫倒在象牙牀上。一個黑臉大漢子，生得虎熊體腰，週身青筋突起，兩腿硬毛如刺，廣額重頰，鬚鬚倒卷，兩臂挽了婦人的雙足，在那裡大幹這件正經事。有《滿宮花》詞為證：

花深深宮悄悄，人在陽台弄巧。香流紅汗臉分霞，一字一劍眉橫掃，聲嘶嘶魂渺渺，春水波蘭多少。真如兔杵搗玄霜，玉白偏生圓小。

古來史傳上載的嫪毐，以陽具關車而行，薛敖曹掛斗粟而不垂，較之劉通可以為弟兄。而連黨之陰器，又可與秦襄后、唐武后為姊妹。自古及今，此三陽三陰者，真可足鼎立稱雄，無敵天下。那旁邊兩位佳人，看了這樣奇異活春宮，不覺的道念潛消，春心暗動。又聽的連黨微微帶喘笑說道：「你皇后明日要去出兵，須給我個勝兆，莫教人要死要活，先挫了銳氣。」那漢也笑道：「你去和人廝殺，只像我射鈎頭，箭箭中紅心，怕不得勝麼？」看到此處，女秀才與柳煙兒皆站立不住，如飛出了宮門，悄然而去。有《調笑詞》為證：

有女有女，隱人偽王宮裡。半生斂我玄牝，一旦見他雨雲。雲雨雲雨，兩兩花心滴水。

時已黃昏，薰到山坡邊冷廟內坐下，定定神兒。柳煙道：「奇得緊，把我看飽了，竟不餓。」女秀才道：「我卻看餓了，覺心嘈。」柳兒道：「這是虛火動了。」女秀才道：「呸。我是你的母親，也來耍我。」柳兒應道：「母親母親，只恐要做了他老夫人。」女秀才道：「老夫人是丈母娘哩。」柳煙道：「女兒也還未必嫁。且打算睡覺。」女秀才道：「今日破題兒第一夜沒牀睡覺。」柳煙指著神櫺道：「且借他來草榻罷。」兩人便把泥神輕輕抬出，鋪下月君所賜的衾褥，竟安安穩穩的睡去。忽聽得吃喝之聲，火把三四對，走入廟門，即便退出，說道：「有國主母與國太太在內。」陡然驚醒，乃是一夢，彼此說來無異。女秀才道：「可不是我是個太太呢？」

說說笑笑，已是天明。柳兒道：「我們且商正事。他們昨晚說是出兵，這個趕黏不及，勞而無功了。」女秀才道：「是他算不到，與爾我何干。」只聽得三聲炮響，女秀才道：「是點兵了。」兩人亟尋向教場，瞧見昨日那個婦人，剛剛上將台坐著，怎生的妝束：

眉如一字，殺氣橫飛；眼似雙刀，電光直射。面不傅粉而白，肉盡橫生；腮不飲酒而紅，姿還嫩少。青絲分作五瓣，有若螭虎糾盤；玄髻挽作一窩，正好雉尾斜插。身穿五彩繡成百花袍，袍外束爛銀鎖子甲；腰繫八幅裁成千蝶裙，裙內藏鮮赤雞頭肉。論風

情賽過《水滸》三娘，較氣力勝他洞蠻二女。

柳兒謂女秀才道：「昨宵恁般模樣，今日這般威風，可見那件事是做不得的。」女秀才道：「我看起來，比我們帝師還勝些。」柳兒道：「什麼話。帝師是上界金仙，慈中有威，威中有慈。這裡一味煞氣，究是邪路。」女秀才道：「你看他左右站的兩員女將，也強似我那邊的。」柳兒仔細看時，都只好十八九歲，但見：

一個神如秋水，氣若朝霞，亭亭乎風姿玉立。非採藥之仙妹，即散花之天女。曰東宮之妹。一個色能壓眾，態可傾城，飄飄然體格風生。未行娘子之軍，先入夫人之陣。曰偽世子之妃。

柳煙道：「這兩個比著素英、寒簧，不相上下。然右邊那個，究竟是塵埃中人也。」

只聽得將台上有女傳宣大呼道：「保國真人尹天峰。」見一個道士，星冠羽衣，三柳長髯，行步如鶴，應道：「有。」又呼：「護國禪師石龍。」見一個和尚，頭似圓球，身如怪木，應道：「有。」其聲若雷鳴震耳。柳兒一看，暗自心駭，原來就是送他珊瑚數珠的胡僧。因歎曰：「莫非數也。他已得意在此，怎說還要我作興他。」第三、第四個點的，是苗龍，苗虎，第五、六是石歪膊、小王洪等，有一十二員，皆彪形虎體之漢。石龍統部下八八六百四十名和尚，尹天峰部下統九九八百一十員道士，中軍統領妖女六六三千六百有奇。餘各統勇士一千二百名。施放大將軍炮已畢，即便排列隊伍而行。道路窄狹，街市擁塞，前後未免錯雜。但見：

幡幢飄揚，渾如五百羅漢臨凡；旌節迴旋，卻訝半萬地仙出世。三千妖女，絕勝漢宮粉黛；十二將軍，真賽唐朝虎旅。霎時間爭先競進，光頭中，間著幾個佳人；剎那頃胡走橫行，紅粉中，突出一員道士。謾誇將，到戰場，定然斬將奪旗；只恐怕，上牙牀，便自輸情帖意。

女秀才笑謂柳煙兒道：「只今晚便入宮內，看這大王獨坐時候，你就去了靈符，現出形來，怕他不中意麼？只是苦了我看的。」柳兒道：「不要打趣。若是宮殿之中，突然現出個人來，他只能是鬼魅，一刀兩段是准的。且在廟中歇了。還是去打聽他出來，在路上做個邂逅相逢的好。」

正是事有湊巧，理有當然。劉千斤於次日就向山南圍獵。柳煙兒與女秀才知道了，疾忙到個林子內坐著等候。不多時，先是擎鷹架犬的數百騎過去，隨接著五星七曜旗，山河日月旗，飛龍飛虎旗，飛熊飛豹旗，數十餘對。又是蛇矛、方天戟、狼牙棒、開山斧、鉤鎌槍、飛叉、月鏢，各項軍器，不計其數。然後是對子馬。馬上皆年少將士，各執的豹尾星旒，隼方寫翠節之類。那大王騎著一匹火炭般的赤馬。兩人亟向頂上取下隱身符，一陣風來，把符已卷向空中。劉通猛抬頭，見林子內站著兩個美人，素服淡妝，風流出格，叫左右：「與我喚來。」那隨從的人初不見，正不知喚什麼，舉眼四處一望，方才見有兩個婦人。但林子內先前空空的，遂疑是個妖精，大踏步走去厲聲喝道：「萬歲爺有旨喚你們哩。若是個狐狸變來的，看劍，」那二慢那蓮步。劉通已勒住了馬，仔細看時，真覺可愛。見那：

年少的：眉含薄翠，眼溜清波。羊脂玉琢出雙腮，太液蓮飛歸兩頰。纖纖玉筍袖邊籠，窄窄金蓮裙底露。紅珠欲滴夜來神，帶雨將收夢中女。那年長的：膩香生髮，偶點霜華。淡玉為腮，半消紅澤。腰肢嫵娜，楚宮之柳何如；體態輕盈，洛水之鴻奚似。若非三少夏姬，即是半老徐娘。

劉通更不問話，傳令四名內監，將步輦載入宮中安置。內監便來扶上了輦，叫幾名衛士推挽著就走。不片時已進了宮，肩在左爐內殿。兩人就上御榻坐下，覺遍身如芒刺一般。女秀才道：「沒福坐哩。」立起來時，更覺刺疼得很。柳兒道：「哦，是了。帝師所賜靈符衫子，想是穿不得了。」兩人一齊解開外衣，才脫得下來，便有一陣狂風，從窗櫺內掣去，頓然無恙。

女秀才道：「你們要幹這事，自然穿不得。因何連我的也攝去了呢？」柳煙道：「你想做乾淨人麼？《西廂記》上說得好，好殺人，無乾淨哩。」女秀才道：「我是你的母親，就是他的丈母娘。不要亂話。」柳煙笑道：「他要管甚丈母娘，便是太伯婆，怕怎麼？」女秀才著急道：「莫當做取笑，我的性命，都在你身上。」柳煙只是笑，說：「難道我不是性命？也罷，我有個道理，說我母親那話兒上害下暗病，就止住他了。」女秀才碎了一口，說道：「雖是耍子話，倒也好。」

忽聽得放炮聲響，大王已早早回來了。內監便來喚去，引到前日行樂的正宮內，見劉通在雕龍牙牀上盤膝坐著，兩人只得跪下磕頭。劉通道：「好，好。你兩個何方人氏，好像道姑裝束，為恁的到我這一國來？」柳兒才省到還是濟南宮內的妝飾，心靈性巧，便應道：「母女二人，蘇州人氏。是新興陳妙常的梳妝。流落在汴梁，遭了兵火，逃到大王這裡來求活的。」

小內監喝道：「是萬歲爺。」劉通又問：「什麼姓名？」說：「姓柳，名非煙。」劉通道：「真是蘇州的好名字。」又指著女秀才道：「你不像她的母親。」柳兒答道：「她是嫡嫡生下我的母親。」劉通道：「雖是母親，還可做得姊妹。」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女兒待我試試。」令小內監引了女秀才去，即跳下龍牀，抱起柳煙，照依連黛那般擺開陣勢，挺矛就戰。有《風流子》一闕為證：

乍解霓裳妝束，露出香肌如玉。佯羞澀，故推辭，曾建煙花帥纛。重關雖破，誘入核心殺服。

要知道善飲酒的，一戒十餘年，忽而遇著了泰和燒，憑你大量，不幾杯，也就十分酩酊。非煙自從修道以來，淫火已熄，少時這些風流解數，久矣生疏。而且劉通是員猛將，按著兵法，以前矛之銳，直搗中心。繼以後勁，不怕你不披靡狼籍。雖然，究竟娘子軍，三戰三北，少不得顯出伎倆，一朝而大捷的。這也是柔能克剛，水能制火，自然之理。正是千金一刻，何況連宵。劉通大酣趣味，覺比連黛活潑奧妙，更勝幾倍，即冊封柳煙為天開小文后，女秀才為育文國太太。內監宮婢千餘齊來叩頭。

女秀才見劉通不稱她為岳母，恐日後有些詫異，乃向柳煙兒道：「宮中拘束，煩你說說，放我在外邊住，倒覺適意。」柳兒道：「我知道母親怕的是女婿忒大樣。如今配他一個小小國丈，也不錯。」女秀才道：「呸，我一生不愛幹這樣事。」柳煙兒一頭笑著說道：「豈不。奏准了莫懊悔。」遂向劉通說了，立刻給大房一所，撥四名太監，十二個宮婢伏侍。

柳煙兒乘此寵愛，巧言說劉通道：「臣妾住在山東交界，素聞得那個帝師，是上界金仙謫下，不愛人間富貴，只在宮中修道。說建文一到，即便歸山。所以部下有雄兵百萬，上將千員，不自稱尊，奉著建文年號。陛下若與他講和，也奉了建文年號，無論建文復位與否，這個中原帝主，怕不是陛下做的麼？」劉通大以為然，應道：「明日即發詔班師，今夜且分個勝敗。」看書者要知道：這裡在牀上兩人酣殺，正是那邊在陣前千軍鏖戰。一枝筆只寫得一邊，下回便見。